

英语学习者话语中的通用延伸语

吴光亭 张 涛

摘 要：英语学习者话语中的通用延伸语已经成为模糊语言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议题。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学习者通用延伸语的中介语对比分析上，对其他方面关注较少。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考察了学习者和本族语者话语中通用延伸语的主要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分析了现有研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初步探讨，旨在推动通用延伸语习得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关键词：英语学习者话语；通用延伸语；语料库；中介语对比分析；模糊语言；英语学习

[中图分类号] H319

DOI: 10.12002/j.bisu.4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 (2023) 03-0120-16

引言

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本质属性，大量使用模糊语言是日常言语交际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自 Lakoff (1973) 提出模糊限制语的概念后，模糊语言迅速发展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作为模糊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用延伸语 (general extenders, GE)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便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Brotherton, 1976; Dines, 1978/1980; Macaulay, 1991; Dubois, 1992; Britain, 1992; Stubbe & Holmes, 1995; Overstreet & Yule, 1997/2002; Overstreet, 1999/2014; Winter & Norrby, 2000; Stenström et al., 2002; O'Keefe, 2004; Cheshire, 2007; Tagliamonte & Denis, 2010; Levey, 2012; Barnes et al., 2016)，他们大多重点考察了社会、语法、话语-语用等因素对英语 GE 的制约和影响。

2000 年之后，GE 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新的研究课题不断涌现。首先，学者们不再满足于仅研究英语及其变体中的 GE，开始对 GE 进行跨语言对比研究 (Overstreet, 2005; Terraschke & Holmes, 2007; Terraschke, 2010)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语用能力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7AYY023）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动语言学视域下的汉语元语用否定研究”（项目编号：22BYY130）的阶段性成果。

或者研究其他语言中的 GE (Secova, 2014; Jensen & Christensen, 2015)。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学习者话语中的 GE (Hasselgren, 2002; De Cock, 2004; Terraschke, 2007/2010; Parvaresh et al., 2012; Buysse, 2014; Watanabe, 2014; Aijmer, 2015; 张丽萍, 2015)。本文拟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考察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在口语交际中 GE 使用方面存在的主要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并对未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展开探讨。

一、GE 的形式与功能

GE 是“具有非具体或者笼统所指,且能延伸出语法完整话语”的句末标签语 (Overstreet & Yule, 1997: 251)。在英语中,GE 由连词 (and/or) 与模糊名词或模糊名词短语构成,如 and things (like that)、and all that stuff、or something (like that) 等,其中连词可以省略。GE 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均有使用,但在熟人会话中使用频次最高 (Overstreet, 1999)。O'Keefe et al. (2007) 发现,在 CANCODE (Cambridge and Nottingham Corpus of Discourse in English) 中, and things like that 和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分别是名列第 14 位和第 15 位的高频四词语块。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GE 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被赋予了各种名称,包括句终标签语 (clause terminal tags) (Brotherton, 1976)、集合标记语 (set-marking tags) (Dines, 1980)、句末标签语 (utterance final tags) (Aijmer, 1985)、名词后模糊限制语 (post-noun hedges) (Meyerhoff, 1994)、延伸小品词 (extension particles) (Dubois, 1992)、模糊范畴标记语 (vague category identifiers) (Channell, 1994)、话语延伸语 (discourse extenders) (Norrby & Winter, 2002) 等。本文使用术语 GE,因为它既可以反映此类词语的语义特征,又能够突出其句法功能;同时,该术语已经被学界广泛接受 (如 Cheshire, 2007; Tagliamonte & Denis, 2010; Palacios Martínez, 2011; Pichler & Levey, 2011; Secova, 2014; Aijmer, 2015)。

GE 有简化式和扩展式之分 (Aijmer, 2002; 张丽萍, 2015)。简化式较为简短、固定,而扩展式则比较长,属于半固定结构。例如, and things 是简化式,其对应的扩展式包括 and things like that/this、and things of this/that kind 和 and things of that sort 等。有些简化式既有扩展式又有半扩展式,如简化式 and the rest 的扩展式是 and all the rest of it,半扩展式包括 and the rest of it 和 and all the rest。Tagliamonte & Denis (2010: 345) 将简化式视为扩展式“磨蚀 (音节弱化) 的结果”。Aijmer (2002) 发现,在 LLC 口语语料库 (London-Lund Corpus of

Spoken English) 中, 某些简化式 GE (如 *and things* 和 *or something*) 出现的频次极高, 这表明说话者更倾向于使用简短固化式的 GE。现有研究并未发现简化式与扩展式之间存在任何解读差异 (Macaulay, 1985; Channell, 1994; Murphy, 2010)。Aijmer (2002: 225) 指出, GE 的“形式变异与功能关系不大, 主要取决于语篇类型的正式程度或非正式程度”。

基于所包含的连词的不同, Overstreet (1999) 将 GE 分成两类: 附加类和转折类。前者由连词 *and* 引导, 如 *and everything* 和 *and stuff*; 后者由连词 *or* 起始, 如 *or anything* 与 *or something*。这两类 GE 在语义和功能上具有显著差异。附加类 GE 暗含“有更多”之义 (Overstreet, 2005: 1851), 具有提示功能, 引导听话者进一步推断所涉及范畴中的实例。换言之, 附加类 GE 是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标记语, 暗示说话者与听话者具有共同背景, 即说话者认为听话者能够基于共享的知识或经历作出相应推断 (Buysse, 2014)。转折类 GE 暗示所言内容是一种猜测或近似, 常用以模糊限制对格莱斯质量准则的违反行为 (Overstreet, 1999)。两类 GE 在搭配上存在显著差异: 附加类 GE 可与全称量词 (universal quantifiers) (如 *all* 和 *everything*) 搭配, 而转折类 GE 则主要与某些存在量词 (existential quantifiers) (如 *some*) 共现 (Aijmer, 2002)。当然, 两类 GE 在搭配上也存在一些共性, 如两者皆受 *like that*、*of that sort* 和 *of that/this kind* 的限制。

GE 在会话中经常出现在话轮中间或末尾位置。Winter & Norrby (2000) 发现, 近 66% 的 GE 出现在话轮末尾或者中间停顿之前的位置。基于 GE 在话语中的特定位置, Dubois (1992: 182) 认为 GE 具有话语建构功能, 可以充当“连接标记语”“主题转换标记语”或者“话语结束标记语”。Tagliamonte & Denis (2010) 指出, GE 具有互动功能, 暗示话题转换或话轮过渡, 即暗示说话者放弃话轮, 将其让渡于下一个说话者 (Winter & Norrby, 2000)。这些研究表明, GE 具有话语建构功能和人际互动功能, 能够有效促进言语交际的顺利展开。

GE 的人际功能与话语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在言语交际中, 说话者通过 GE 暗示一种假设, 即说话者与听话者共享相关知识或经历, 以强调所设定的亲密关系 (Overstreet, 1999)。积极礼貌策略是指说话者通过提示共享知识预设增加或维护与听话者之间的共同背景 (Brown & Levinson, 1987)。因此, Overstreet (1999) 认为, 附加类 GE 的使用可以视为一种积极礼貌策略, 而转折类 GE 能够缓和说话者话语的断言力度, 可用作消极礼貌策略。遵守会话合作原则 (Grice, 1975) 也是说话者使用 GE 的主要动机之一: 转折类 GE

表示说话者提供的信息具有不确定性,其使用显然是对质准则的遵守;而附加类 GE 则提示说话者所提供的信息远多于所言信息,其使用是对量准则的遵守。有些 GE (如 *and everything*、*and all that*、*or anything* 等)可以标示说话者对所传达信息的态度,包括期待、评价和强调等。Aijmer (1985) 注意到,说话者经常使用 *and everything* 和 *or anything* 表达惊喜或者震惊,前者用在积极语境中,后者用于消极语境中。

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 GE 的所指意义,即其概念功能(如 Dines, 1980; Jefferson, 1990; Channell, 1994)。这些研究大多将 GE 视为暗示清单、集合或范畴中额外成员的词语,其功能是帮助听话者推断说话者所谈及的具体集合或范畴,例如短语 *apples and stuff* 可被推断指称水果范畴。

二、英语学习者话语中的 GE

有关英语学习者话语中 GE 的研究大致可分为 4 类:第一类主要研究学习者话语中的语用标记语或模糊语言(如 Hasselgren, 2002; Aijmer, 2004; De Cock, 2004),GE 只是其研究对象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类专门研究学习者话语中的 GE (如 Terraschke, 2007/2010; Terraschke & Holmes, 2007; Fernandez & Yuldashev, 2011; Buysse, 2014; Aijmer, 2015; 张丽萍, 2015),重点考察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口语中使用 GE 的差异,包括形式、频次和功能等方面;第三类研究将学习者母语话语与英语话语中的 GE 进行对比(如 Parvaresh et al., 2012);第四类则仅考察学习者英语话语中 GE 的使用特征(如 Watanabe, 2014)。前两类可以归为 GE 的中介语对比分析研究,而后两类研究虽然数量较少,但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1. GE 的中介语对比分析

(1) 形式与频次差异

许多研究发现,学习者使用的 GE 在形式多样性和整体频次方面明显低于本族语者(Hasselgren, 2002; Aijmer, 2004; De Cock, 2004; Fernandez & Yuldashev, 2011; Buysse, 2014; Aijmer, 2015; 张丽萍, 2015)。Hasselgren (2002) 对比分析了英语本族语者和母语为挪威语的学习者在口语考试中使用的小品词(包括 *and stuff*、*or something*、*sort of* 和 *kind of*),结果发现小品词的使用频次和多样性与口语流利度呈正相关,但学习者使用的小品词明显少于本族语者。该研究表明,学习者较少使用模糊词语,这对其口语的流利程度产生了负面影响。Drave (2002) 发现,母语为粤语的香港英语学习者在与英语本族语

者的非正式会话中没有使用由 *stuff* 构成的 GE, 而且本族语者使用 *or something* 的频次明显高于学习者。Aijmer (2004) 发现, 母语为瑞典语的高级英语学习者使用的语用标记语与本族语者同样多, 但使用的 GE 明显少于后者。Gilquin (2008) 观察到母语为法语的英语学习者使用 *or something*、*and things*、*all that kind of thing* 等 GE 的频次低于本族语者。Drave (2002) 和 Gilquin (2008) 均认为,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是英语学习者对非正式口语英语不够熟悉。

基于 524 个计算机中介即时互动话语, Fernandez & Yuldashev (2011) 对比了美国英语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在英语会话中使用的 GE。结果显示, 非本族语者使用的附加类 GE 显著多于转折类 GE, 本族语者则更多地使用转折类 GE, 但双方都倾向于更多地使用简化式而非扩展式; 在频次方面, 非本族语者使用附加类 GE 的频次明显高于本族语者, 但使用转折类 GE 的频次却显著低于后者。Fernandez & Yuldashev (2011) 认为, 整体而言, 非本族语者使用的 GE 略少于本族语者, 但这种少用并不是由非本族语者的英语能力决定的, 因为参与此项研究的非本族语者均能够娴熟地使用英语。

Buysse (2014) 和 Aijmer (2015) 两项研究具有可比性, 因为两者所用的语料具有同质性。Buysse (2014) 利用 LINDSEI-DU (Dutch Component of Louvain International Database of Spoken English Interlanguage) 和 LOCNEC (Louvain Corpus of Native English Conversation) 两个语料库, 对比分析了母语为荷兰语的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在采访话语中使用的 GE, 发现学习者使用 GE 的总体频次略低于本族语者, 但前者使用附加类 GE 的频次显著低于后者, 使用转折类 GE 的频次显著高于后者, 使用其他 GE 的频次略高于后者, 但差异并不显著。根据各类 GE 所占比例, Buysse (2014) 指出本族语者主要使用附加类 GE, 而学习者主要使用转折类 GE。此外, Buysse (2014) 还注意到学习者使用了 5 个英语本族语者话语中未出现的 GE, 即 *and so*、*and whatever*、*and all those kind of stuff*、*or stuff like that* 和 *or that kind of stuff*, 其中 *or stuff like that* 曾出现在其他学习者语料库中 (Aijmer, 2015)。Buysse (2014) 认为, *and so* 是学习者母语迁移的结果, 因为该 GE 与荷兰语 *en zo* 的词形相似。

Aijmer (2015) 选取的语料库为 LINDSEI-SW (Swedish Component of Louvain International Database of Spoken English Interlanguage) 和 LOCNEC, 对比分析了母语为瑞典语的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在采访话语中使用的 GE, 发现两者均倾向于频繁地使用附加类 GE, 但学习者使用此类 GE 的多样性和总体频次均显著低于本族语者; 学习者使用转折类 GE 的多样性略微高于本族语者, 但总体频次略微低于后者。这与 Buysse (2014) 的研究结果相反, 这

一差异可能是由学习者的母语差异造成的。Aijmer (2015) 观察到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均使用了简化式 GE 和扩展式 GE, 且均倾向于更多地使用简化式。此外, Aijmer (2015) 还发现, 学习者使用了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的 GE, 如 *and all this*、*and all these*、*or some place*、*or whatever you wanna call it*、*or maybe something like that* 等。显然, 母语为瑞典语的英语学习者所使用的独特 GE 与母语为荷兰语的英语学习者不同, 这进一步证明了母语对学习者的 GE 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此类似, 张丽萍 (2015) 基于英国国家语料库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 中的口语语料库和大学英语学习者口语英语语料库 (College Learners' Spoken English Corpus, COLSEC), 对比分析了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在口语中使用的 GE, 发现 BNC 口语语料库中使用了 106 个 GE, 而 COLSEC 中仅包含 24 个, 且其中有 5 个是 BNC 口语语料库中不存在的独特表达。这表明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所使用的 GE 在多样性上存在显著差异。此外, 频次统计显示, COLSEC 中的其他 19 个 GE 的总体频次为 271, 标准频次为每百万词 371 次, 而 BNC 口语语料库中 106 个 GE 的总体频次是 11 072, 标准频次为每百万词 1055 次, 两组数据的卡方值为 443.47, 这充分说明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口语中使用 GE 的频次显著低于本族语者。这种极其显著的差异可能是由语料类型的差异所致, 因为 COLSEC 的语料来自中国全国大学英语考试的口试部分, 而 BNC 口语语料库则主要选取了非正式会话和多种语境 (包括正式商务活动和政府会议等) 中使用的口语。

具体而言, 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在口语中使用的 GE 在形式与频次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De Cock et al. (1998) 指出, 第二语言学习者倾向于在非正式访谈中过度使用 *and so on*, 而该 GE 本应主要用于书面语篇 (Biber et al., 1999) 和正式演讲 (Overstreet, 1999)。Buysse (2014) 和 Aijmer (2015) 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 前者发现母语为荷兰语的英语学习者使用 *and so on* 和 *or something (like that)* 的频次显著高于本族语者; 后者则观察到母语为瑞典语的英语学习者使用 *and so on* 和 *or something* 的频次显著高于本族语者。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也存在过度使用某些 GE 的问题。张丽萍 (2015) 发现, *and so on*、*or something else*、*and something else* 和 *or things like that* 这 4 个 GE 在 COLSEC 中的使用频次显著高于其在 BNC 口语语料库中的对应频次, 其中 *and so on* 和 *or something else* 的过度使用问题最为严重。但是, Cheng (2007) 却发现香港英语学习者使用 *or something* 的频次低于本族语者, 她认为香港英语学习者之所以避免使用该词是受到了学校英语教学的影响, 因为学校老师不讲授此类非

正式表达。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在 GE 使用的多样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学习者使用此类词语的形式明显少于本族语者;第二,学习者与本族语者使用的 GE 在整体频次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学习者使用此类词语的总体频次明显低于本族语者;第三,具体而言,学习者倾向于过度使用某些 GE (如 *and so on* 和 *or something*),这些词语的过度使用似乎与学习者的母语相关;第四,学习者倾向于使用一些本族语者话语中不存在的独特 GE,而这些词语通常是其母语 GE 的英语翻译。

(2) 功能差异

相关研究表明,本族语者和学习者在口语中使用的 GE 在功能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Terraschke & Holmes (2007) 认为,母语为德语的英语第二语言学习者使用 GE 填补词语空缺,表明对所言信息的不确定,意在建立良好关系、降低对听者面子的威胁程度等。他们指出,这些功能与新西兰英语本族语者使用 GE 实现的语用功能类似,但德国第二语言学习者使用 *or so* 表示信息的不确定性,而本族语者则将该 GE 用作修饰数词的变动语,表示近似数值。

Fernandez & Yuldashev (2011: 2616) 根据语境化信息将 GE 分为 3 类,即全球性的、区域性的和社会性的:全球性 GE 的语境化信息为所有人共享;区域性 GE 的语境化信息仅为某个地区或者某个团体所知晓;社会性 GE 的语境化信息则具有文化特定性。他们发现,整体而言,非本族语者使用 3 类 GE 的频次均明显低于本族语者;虽然两者均频繁地使用社会性 GE,但社会性 GE 的频次差距是最显著的。根据他们的观察,在附加类 GE 使用方面,非本族语者使用全球性 GE 和区域性 GE 的频次显著高于本族语者,而前者使用社会性 GE 的频次却显著低于后者;在转折类 GE 使用方面,非本族语者使用 3 类 GE 的频次均显著低于本族语者,尤其是社会性 GE。

Aijmer (2015: 219) 区分了 GE 的“典型形式”(或者正确形式)与“非匹配形式”。在典型形式中,中心名词(如 *thing* 或 *stuff*)与其前面的照应名词具有相同的句法和语义特征;而在非匹配形式中,中心名词与其照应词的句法特征不同,照应词可以是动词或者小句,甚至是人。她发现母语为瑞典语的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均非匹配地使用 *and things* 和 *and stuff*,所不同的是,本族语者更为频繁地使用 *and stuff* 指称状态或者事件,而非集合中的实例。此外,她还发现,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均大量使用 *and things* 指称与之照应且匹配的名词,但本族语者更为频繁地使用该词指称前面的小句,而学习者则主要突出该词的集合指称功能。

在分析 COLSEC 中提取的相关语料后, 张丽萍 (2015) 指出, 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使用的 GE 功能单一, 大多表示省略信息或者暗示说者对所言信息的不确定性, 很少使用英语本族语者话语中常见的一些语用功能 (如加强语势、维护听者面子等), 她认为这是语用石化的结果。

基于上述研究, 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 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话语中使用的 GE 在语用功能上是存在差异的, 但是这种差异不是本质上的差异, 只是程度上的差异, 即两者使用的 GE 均能够实现概念表达、人际关系维护和话语建构等基本功能。第二,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母语迁移以及母语文化迁移产生了重要影响。

2. 学习者母语与英语话语中的 GE

目前, 对比分析学习者母语与英语话语中 GE 的研究数量极少 (如 Terraschke, 2010; Parvaresh et al., 2012)。Terraschke (2010) 对比了新西兰英语本族语者和母语为德语的英语学习者话语中的 *or so*, 同时考察了其德语对应词 *oder so* 在德语话语中的频次与功能, 结果发现学习者高频地使用 *or so* 是母语迁移的结果, 因为德国人很喜欢使用语义宽泛的 *oder so*; 不过, 德国学习者话语中的 *or so* 不是表示数字的近似值, 而是具有其他语用功能。

Parvaresh et al. (2012) 对比分析了母语为波斯语的英语学习者英语会话和波斯语本族语者波斯语会话中的 GE, 结果发现波斯语本族语者与英语学习者均倾向于更频繁地使用附加类 GE, 而非转折类 GE, 他们认为学习者的这种倾向是母语迁移的结果。此外, 他们还在波斯语话语中发现了两个独特的 GE, 一个只是连接词的重复 (如 *væ væ væ*), 另一个则由两个连接词构成 (如 *væ in væ un*); 而在学习者的英语话语中也发现了这样的 GE, 即 *and and and* 和 *and this and that*, 使用频次分别是 5 和 4。需要说明的是, Overstreet (1999) 认为 *and this and that* 是英语中允许使用的 GE, 但她未能在语料中发现其使用频次。尽管如此, Parvaresh et al. (2012) 还是进一步证实了母语迁移能够影响学习者在话语中所用 GE 的具体形式: 在波斯语话语中, GE 可以位于句中和句末, 句中位置是由波斯语的标准语序 SOV 决定的, 而句末位置则说明 GE 的位置在发生灵活变化; 但在学习者的英语话语中, GE 大多出现在句末, 只有少量出现在句中。

在指称功能方面, 波斯语话语中的 GE 主要用于完成由 1 个项目构成的清单, 频次比例为 66.8%; 其次是用于完成由两个项目构成的清单, 频次比例为 16.5%; 再次是用于完成由 3 个和 4 个项目构成的清单, 频次比例分别为 10.0% 和 4.5%; 而 GE 用于完成由 5 个项目构成的清单的情况共出现了 7 次 (Parvaresh

et al., 2012)。与此同时,在学习者话语中,GE 也主要用于完成由一个项目构成的清单,频次比例为 70%;其次是用于完成由两个项目构成的清单,频次比例是 26.3%;最后是用于完成由 3 个项目构成的清单,频次比例是 3.7%;该研究并未发现学习者使用 GE 完成由 4 个、5 个甚至 7 个项目构成的清单 (Parvaresh et al., 2012)。显然,母语为波斯语的英语学习者在英语话语中使用的 GE 和波斯语本族语者在波斯语话语中使用的 GE 的指称功能具有相似的模式,但在具体频次比例上具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是无法用母语迁移解释的。GE 的另一个指称功能是暗示所指涉的词汇化范畴。Parvaresh et al. (2012) 发现,波斯语话语中的 GE 仅有几个频次暗示所指涉的词汇化范畴,却有多频次暗示所指涉的非词汇化范畴;同样地,学习者英语话语中的 GE 也没有主要用来暗示所指涉的词汇化范畴。这表明,在词汇化范畴指涉方面,两类话语中的 GE 具有很大程度的共性,这似乎反映出母语迁移或母语文化迁移的作用。

在人际功能方面,波斯语话语和学习者英语话语中的 GE 均主要暗示共享知识和主体间性预设 (Parvaresh et al., 2012)。Parvaresh et al. (2012) 发现,波斯语本族语者不使用 *væ inâ* 暗示任何范畴,其对应词 *and stuff* 在学习者英语话语中仅出现了 7 次,且多半为两个曾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生活数年的学习者所用。但 Terraschke (2007) 观察到生活在新西兰母语为德语的英语学习者使用 *and stuff* 的频次很高,且将其作为互知标记语 (*solidarity markers*) 使用。Parvaresh et al. (2012) 发现,在波斯语话语中, *jâ čizi* 经常用作模糊限制语,其基本预设是所言是准确的;而在学习者英语话语中 *or something like that* 的使用频次最高,主要用于表示预设的不确定性。此外,学习者使用其他转折类 GE 的主要原因也是对所言信息的不确定,这种用法在波斯语话语中却并不常见。波斯语话语中有许多 GE 可以表示“有更多”之义 (如 *væ æzæ in hærf hâ*), 暗示说者预设听者能够补足缺失信息;在学习者话语中则主要由 *and so on* 和 *and blah blah blah* 行使这一功能。但是,Overstreet (2005) 和 Tagliamonte & Denis (2010) 均发现,英语本族语者主要在正式话语中使用这两个 GE。这至少说明这些母语为波斯语的英语学习者并没有真正掌握得体地使用这两个 GE 的具体语境。英语本族语者在话语中使用的 GE 具有强化功能,旨在增强征求型赞同的程度 (Overstreet, 2005)。但 Parvaresh et al. (2012) 发现,波斯语话语和学习者英语话语中的 GE 均不具有此类人际功能。不过,他们观察到波斯语话语中的 *jâ hærci* 可以表达愤怒和挫败,这似乎是波斯语 GE 具有的独特人际功能。Parvaresh et al. (2012) 发现这些学习者通过 *and this and that* 来实现这一特殊功能。他们认为, *væ inâ:::* 这一被拉长的波斯语 GE 具有通过暂缓信息来激发好奇

的功能。这也是波斯语 GE 特有的人际功能。

综上所述,学习者英语话语中的 GE 与其母语话语中的 GE 在形式、分布和功能方面既有共同之处,也有明显差异。共同之处是语言共性在 GE 中的具体体现,而差异则主要是由语言及其对应文化的特殊性引起的。这些特殊性的迁移导致学习者在英语话语中使用的 GE 与英语本族语者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同时,这些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 GE 具有语境依存性。

3. 学习者英语水平、话语类型和 GE

从中介语的视角考察学习者英语话语中 GE 的研究数量极少。Watanabe (2014) 针对学习者话语中的 3 个高频 GE, 即 *or something (like that)*、*and stuff* 和 *and so on*, 利用 NICT JLE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Japanese Learner English) 语料库, 系统地探讨了学习者话语中的 GE 与英语水平、话语类型等因素的相关性, 发现不同英语水平的学习者所使用的典型 GE 也不同: ① 中级和高级学习者使用的都是 *or something (like that)*, 高级学习者使用该 GE 的比例显著高于中级学习者, 而中级学习者使用该 GE 的密度更高; ② 高级学习者所使用的典型 GE 还包括 *and stuff*, 仅次于 *or something (like that)*; ③ 初级学习者使用的典型 GE 是 *and so on*, 他们使用该 GE 的比例低于高级学习者使用 *or something (like that)* 的比例, 但密度是高级学习者使用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密度的 4 倍。

同时, GE 与任务类型似乎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Watanabe (2014) 观察发现, 高级学习者在描述任务中使用的典型 GE 是 *or something (like that)*, 中级学习者在采访和描述任务中使用的典型 GE 也是该词, 而高级学习者在采访任务中使用的典型 GE 则是 *and stuff* 和 *and so on*。这表明话语任务类型或许能够影响学习者所使用 GE 的具体形式。

Watanabe (2014) 发现, 在高级学习者的话语中, 非确定性标记语 (如 *maybe* 和 *probably*) 与 *or something (like that)* 高频搭配, 强化词 *all* 倾向于和 *and stuff* 共现, 但在中、初级学习者话语中填充词则仅与 *and so on* 高频搭配使用。在位置方面, 初、中、高级学习者均在话轮中间高频使用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和 *and stuff*, 但 *and so on* 会高频出现在话轮末尾。在功能方面, 她发现每个 GE 都具有多个人际和话语功能: *or something (like that)* 的典型功能是降低学习者话语的确定程度, 保护学习者的面子和控制话轮; *and stuff* 的主要功能是强化学习者的话语, 以便增强表达效果, 营造轻松非正式的互动氛围; *and so on* 的主要作用是暗示将话轮分配给对方。此外, 她还观察到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和 *and stuff* 都出现在高级学习者的话语中, 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其典型功

能；GE 功能的多样性与学习者的英语水平呈正相关。

正如 Watanabe (2014) 所言，学习者话语中 GE 的形式和功能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涉及多种因素，如英语水平、任务属性、话语类型、言语加工时间和互动双方的权力关系等。

三、未来的研究方向

上述相关研究从多个角度考察了英语学习者话语中的 GE，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习者习得 GE 的基本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尽管如此，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这正是未来研究所需要努力的方向。

现有关于中介语中 GE 的对比分析研究主要存在以下 3 个问题：第一，几乎所有研究对比的都是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同类话语中使用的 GE，没有考察学习者在相应母语话语中 GE 的使用情况，因此这些研究仅能描述学习者和本族语者使用 GE 的差异，而无法验证母语迁移是否制约学习者的 GE 运用；第二，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同类话语中使用的 GE 在形式和频次上的差异，仅有少数研究采用定性的方法探讨了其在功能上的差异，且缺乏相应的量化分析；第三，现有研究所用话语语料库容量相对较小，多数语料库仅有数万词，如 De Cock et al. (1998) 所用语料库仅有 62 975 词，导致其结论在可概括性和代表性方面均有所欠缺。因此，我们认为，未来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应该从以下 4 个方面着手：首先，增加对学习者的母语话语中 GE 的考察，分析母语迁移是否是造成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 GE 使用方面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其次，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范式，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学习者和本族语者所使用的 GE 在功能方面存在的异同；再次，使用具有代表性的大容量话语语料库进行 GE 的中介语对比分析；最后，目前研究所用语料多为采访话语，其他类型的话语（如计算机中介互动话语）鲜有涉及，因此，考察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其他类型话语中使用的 GE 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与此同时，对比分析学习者母语与英语话语中 GE 的研究数量极少，现有的两个研究（Terraschke, 2010；Parvaresh et al., 2012）所涉及的母语（德语和波斯语）与英语同属印欧语系，这可能是母语迁移影响较为明显的主要原因。此外，现有研究所涉及的话语类型较为单一。因此，后续研究应该考虑对比母语为非印欧语系语言的学习者在母语和英语话语中使用 GE 的情况，以进一步验证母语对学习者的话语中 GE 的制约作用。另外，未来研究还可以适当选择多

种类型的语料,以考察话语类型对 GE 形式、分布和功能的影响。

Watanabe (2014) 考察了学习者英语水平、话语任务类型与 GE 使用之间的相关性。但该研究所用语料均取自日本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口语水平测试,不是自然条件下产出的非正式话语。同时,该研究仅涉及学习者话语中的 3 个高频 GE,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我们可以基于 COLSEC 或者 SWECCCL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Corpus of Chinese Learners) 中的口语语料,研究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在不同口试任务中所使用的 GE 与任务类型和语言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另外一个重要方向是考察学习者在自然条件下产出话语中的 GE 与话语类型和语言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同时,还可以采用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研究学习者对 GE 的了解程度和态度等认知状况,这也是一项很有价值的课题。

结语

英语学习者话语中的 GE 已经发展成为模糊语言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议题。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学习者的话语和本族语者话语中 GE 的中介语对比分析,对其他方面(如学习者英语话语与其母语话语中 GE 的对比分析)关注较少。同时,现有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这为研究者指明了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英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口语话语中 GE 使用方面所存在的主要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初步探讨,希望能够为推动国内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本文通讯作者为张涛。)

参考文献:

- [1] AIJMER K. What happens at the end of our utterances? The use of utterance-final tags introduced by “and” and “or” [C] // TOGEBY O. *Papers from the Eighth Scandinavian Conference of Linguistics*. Copenhagen: Copenhagen University, 1985: 366–389.
- [2] AIJMER K. *English Discourse Particles: Evidence from a Corpu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 [3] AIJMER K. Pragmatic markers in spoken interlanguage [J]. *Nordic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2004 (1): 173–190.
- [4] AIJMER K. General extenders in learner language [C] // GROOM N, CHARLES

- M & JOHN S. *Corpora, Grammar and Discourse : In Honour of Susan Hunston*. Amsterdam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 211–233.
- [5] BARNES E, KARIDAKIS M, LEEMBRUGGEN L, et al. *The Use and Functions of General Extenders in Contemporary Australian English* [R] . Melbourne : Australian Linguistic Society Conference, 2016.
- [6] BIBER D, JOHANNSON S, LEECH G, et al. *Longman Grammar of Written and Spoken English* [M] . London : Longman, 1999.
- [7] BRITAIN D. Linguistic change in intonation : The use of high rising terminals in New Zealand English [J] .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1992 (1) : 77–104.
- [8] BROTHERTON P.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ech Production Behavior and Social Class* [D] . Melbourne :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976.
- [9] BROWN P & LEVISON S C. *Politeness :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M]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0] BUYSSE L. ‘We went to the restroom or something.’ General extenders and stuff in the speech of Dutch learners of English [C] //ROMERO-TRILLO J. *Yearbook of Corpus Linguistics and Pragmatics 2014 : New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aradigms*. Cham : Springer, 2014 : 213–237.
- [11] CHANNELL J. *Vague Language* [M]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2] CHENG W. The use of vague language across spoken genres in an intercultural Hong Kong corpus [C] //CUTTING J. *Vague Language Explored*. Houndmills :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131–181.
- [13] CHESHIRE J. Discourse variation, grammaticalisation and stuff like that [J] .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7 (2) : 155–193.
- [14] DE COCK S. Preferred sequences of words in NS and NNS speech [J] . *Belgian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04 (1) : 225–246.
- [15] DE COCK S, GRANGER S, LEECH G, et al. An automated approach to the phrasicon of EFL learners [C] //GRANGER S. *Learner English on Computer*. London : Routledge, 1998 : 67–79.
- [16] DINES E R. Mothers’ attitudes to children’s speech [J] . *Talanya : Journal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ustralia*, 1978, 5 : 23–35.
- [17] DINES E R. Variation in discourse : “And stuff like that” [J] . *Language in Society*, 1980 (1) : 13–31.
- [18] DRAVE N. Vaguely speaking : A corpus approach to vague language in intercultural conversations [C] //PETERS P, COLLINS P & SMITH A. *Language and Computers : New Frontiers of Corpus Research. Papers from the Twenty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of English Language Research and Computerised Corpora*. Amsterdam : Rodopi, 2002 : 25–40.
- [19] DUBOIS S. Extension particles, etc. [J] .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1992 (2) : 179–203.
- [20] FERNANDEZ J & YULDASHEV A. Variation in the use of general extenders and stuff in instant messaging interactions [J] .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1 (10) : 2610–2626.
- [21] GILQUIN G. Hesitation markers among EFL learners : Pragmatic deficiency or difference? [C] //ROMERO-TRILLO J. *Corpus and Pragmatics : A Mutualistic Entente*. Berlin : Mouton de Gruyter, 2008 : 119–149.
- [22]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C] //COLE P & MORGAN J L.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 Speech Acts*.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1975 : 41–58.
- [23] HASSELGREN A. Sounds a bit foreign [C] //BREIVIK L E & HASSELGEN A. *From the COLT's Mouth ... and Others : Language Corpora Studies in Honour of Anna-Brita Stenström*. Amsterdam : Rodopi, 2002 : 103–123.
- [24] JEFFERSON G. List-construction as a task and resource [C] //PSATHAS G. *Interaction Competence*. Lanham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0 : 63–92.
- [25] JENSEN T J & CHRISTENSEN T K. *Extending in Time and Space : General Extenders in Danish* [R] . Leipzig :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Variation in Europe, 2015.
- [26] LAKOFF G. Hedges : 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s [J] .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1973 (4) : 458–508.
- [27] LEVEY S. General extender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 Insights from London preadolescents [J] . *Applied Linguistics*, 2012 (3) : 257–281.
- [28] MACAULAY R. The narrative skills of a Scottish coal miner [C] //GORLACH M. *Focus on : Scotland*. Amsterdam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 101–124.
- [29] MACAULAY R. *Locating Dialect in Discourse : The Language of Honest Men and Bonnie Lassies in Ayr* [M]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30] MEYERHOFF M. Sound pretty ethnic, eh? A pragmatic particle in New Zealand [J] . *Language in Society*, 1994 (3) : 367–388.
- [31] MURPHY B. *Corpus and Sociolinguistics : Investigating Age and Gender in Female Talk* [M] . Amsterdam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 [32] NORRBY C & WINTER J. Affiliation in adolescents' use of discourse extenders [C/OL] //ALLEN C. *Proceedings of the 2001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Linguistic*

- Society*. Canberra : Australian Linguistic Society, 2002 [2018-06-01] . http://www.als.asn.au/proceedings/als2001/winter_norrby.pdf.
- [33] O'KEEFE A. 'Like the wise virgins and all that jazz' : Using a corpus to examine vague categorization and shared knowledge [J] . *Language and Computers*, 2004 (1) : 1-26.
- [34] O'KEEFE A, MCCARTHY M & CARTER R. *From Corpus to Classroom :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Teaching* [M]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5] OVERSTREET M. *Whale, Candlelight, and Stuff like That : General Extenders in English Discourse* [M]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36] OVERSTREET M. And stuff *und so* : Investigating pragmatic expressions in English and German [J] .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5 (11) : 1845-1864.
- [37] OVERSTREET M. The role of pragmatic function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English general extenders [J] . *Pragmatics*, 2014 (1) : 105-129.
- [38] OVERSTREET M & YULE G. On being inexplicit and stuff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J] .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1997 (3) : 250-258.
- [39] OVERSTREET M & YULE G. The metapragmatics of *and everything* [J] .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2 (6) : 785-794.
- [40] PALACIOS MARTÍNEZ I M. "I might, I might go I mean it depends on money things and stuff" .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general extenders in British teenagers' discourse [J] .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1 (9) : 2452-2470.
- [41] PARVARESH V, TAVANGAR M, RASEKH A E, et al. About his friend, how good she is, and this and that : General extenders in native Persian and non-native English discourse [J] .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2 (3) : 261-279.
- [42] PICHLER H & LEVEY S. In search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synchronic dialect data : General extenders in northeast England [J] .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11 (15) : 441-471.
- [43] SECOVA M. 'Je sais et tout mais ...' Might the general extenders in European French be changing? [J] . *Journal of French Language Studies*, 2014 (2) : 281-304.
- [44] STENSTRÖM A B, ANDERSEN G & HASUND I K. *Trends in Teenage Talk : Corpus Compilation, Analysis and Findings* [M] . Amsterdam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 [45] STUBBE M & HOLMES J. *You know, eh* and other 'exasperating expressions' : An analysis of social and stylistic variation in the use of pragmatic devices in a sample of New Zealand English [J] .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995 (1) : 63-88.
- [46] TAGLIAMONTE S A & DENIS D. The stuff of change : General extenders in Toronto,

- Canada [J].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2010 (4): 335–368.
- [47] TERRASCHKE A. Use of general extenders by German non-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2007 (2): 141–160.
- [48] TERRASCHKE A. Or so, oder so, and stuff like that — General extenders in New Zealand English, German and in learner language [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2010 (3): 449–469.
- [49] TERRASCHKE A & HOMES J. ‘Und tralala’ : Vagueness and general extenders in German and New Zealand English [C] // CUTTING J. *Vague Language Explored*. London :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198–220.
- [50] WATANABE T. *Corpus-based Study of the Use of English General Extenders Spoken by Japanese Users of English across Speaking Proficiency Levels and Task Types* [D]. Edinburgh :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014.
- [51] WINTER J & NORRBY C. Set marking tags— “and stuff” [C/OL] // HENDERSON J. *Proceedings of the 1999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Linguistic Society*. Perth : Australian Linguistic Society, 2000 : 1–8 [2018–06–01]. <http://www.als.asn.au/proceedings/als1999/winter%26norrby.pdf>.
- [52] 张丽萍.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口语中模糊标签语研究 [M]. 上海 :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收稿日期: 2019–06–27

作者信息: 吴光亭,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 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66100/221116, 研究方向: 二语习得。电子邮箱: swiftsoul@163.com
张涛, 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 276826, 研究方向: 应用语言学。电子信箱: royalchang@126.com

General Extenders in the Speech of Learners of English

Wu Guangting^{1,2} / Zhang Tao³

(1.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2.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3.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6826, China)

Abstract: General extenders in the speech of learners of English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on vague language. The majority of the relevant previous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using the interlanguage contrastive

(下转第 150 页)

Resonanc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Keywords: dialogic syntax; syntactic resonance; state-of-affairs scenario; coupling; pragmatic inferencing; metonymy

analysis approach, and very few of them have adopted other perspectives. The present paper is an attempt to investigate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general extenders in the speech of learners of English and those in the oral discourse of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causes, to analyze the main problems and weak points in previous studies and to explore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topics based on a systemic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literature in order to promote research on general extenders.

(责任编辑:栗娜)